



三獎

作品

拳縫糾結的玫瑰

得獎者

解昆樺

解昆樺，一九七七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發展組長。寫作詩、散文、小說跟電影劇本，一個在寫作上充滿雜質的人。

得獎感言

暗夜失途／我們蜷身機艙久候嚮導的星／無限大地埋葬一枚火種／滔天巨風捲起汪洋如送你的花束

不是我們走入一個故事結局／是無數個故事召喚我們走向來日／飛奔，飛奔，用前傾額頭輕觸／那明日的明日／如幼鹿輕觸思想一顆顆復活節彩蛋

拳縫糾結的玫瑰

1

伸出僅剩半截肉那萎縮如枯蕊的左手，我遣散右腿上霧般的幻肢，趕緊驅使糾結幻痛的膝關節攀上床緣。我要努力爬上沙發床，特別在這一秒。要看起來迅速！要看起來有力！

上了床，像拉伸彈性疲乏的彈簧般，我在折疊床上鋪展自己——讓彎曲背脊能直些，瘦手短腳能更長些，一灘泥沼般在森林間艱難地擴散。

這流程我之前反覆練習了好久，還叫死黨阿凱以他過去翻牆逃學如家常便飯的經驗一旁緊盯。他粗魯地手腳並用，幫我喬出正常人的移動姿勢。雖然指導到最後，都變成怎樣的動作，看起來更有男人味。

女子看著我，點完自己帶來的玫瑰薰香後，猶豫是否要伸手幫忙時，我已爬上沙發床靠在枕頭上。我希望她觸碰我身體時，不是在我爬床的時候。當她看到我獨自上了床，我的身體也終於正式爬過「人都這麼大了還需要媽媽扶上床」的階段。

她戴著口罩眼睛似笑非笑：「你這樣多久了？」

「十五歲發病，然後意外就這樣了。」



然而，她就這麼「拆穿」了我。

「說話啊！說話啊！」我隱藏應該更完整的腳，用剩下的力量在內心對自己咆哮。

前一天手愛天使義工千叮嚀萬叮嚀：「開始前要先聊天培養氣氛，她也是第一次當手愛性義工，也會緊張。我們會在門外等著，若真尷尬喊我們，就這樣結束好嗎？」

「那她為何願意幫我？」我嘴巴咬著空筆管在鍵盤敲上這行字，心裡卻害怕寄出去後這場幻夢又要煙消雲散。正要轉敲Delete砍掉，電郵信箱叮咚輕響，傳來手愛天使的信：「我要再說一次，這個性服務一生只能三次。這是第一次。」

我努力要背出預先打的開場白，太緊張了，沒一字記得……算了！還是先說「謝謝」吧……這是媽媽最常說，同時也是我高中後，快速衝高使用頻率的詞。我慣性、無意識地使用這詞，如蚊子吻器刺入人皮膚貪婪吮吮鮮血般，歇斯底里地提取謝謝的詞義。但我不是爲了我的感激，而是爲了我的羞愧。這詞語的宿命是我缺殘的肉身，少數能扛起的事物。所幸這詞義早已被我不斷提取，稀薄、輕盈、便捷如衛生紙。

鼻息女人香，接下來不必言語。激烈的海風晃動這廢棄MTV改建的倉庫，反而酒甕般醞釀這香。

她挪移身子，靠近我。我游移的目光，被她帶香的女體勇敢捕獲。我沙漠般荒蕪、崎嶇沒有定型的身體，於是有了自己的山丘。她所握住的的那些渴求、那些分泌，終成淵藪。

不知為何，她乳膠手套內的手指似乎沾著顏料痕，握緊我的拳縫糾結如玫瑰，在略帶韻律的抽動中，浮升如煙火。

夜海火花片瞬燦爛，最後凋零於那洶湧夜闇的吞噬。一切又重新回歸原本航道，沉沉睡眠中肉癱軟著。

她撫靠我胸膛慢慢擦拭我。我承認那些情欲釋放中肉的戰慄，讓我已失去力量。在女子示意下，玄關門外頭的性義工跟阿凱趕緊衝進來，將我四肢折疊收好，把我重新安上輪椅。

媽媽在輪椅四處安上能伸出的綁帶，宛如千手修羅，再次握住了我。

2

手愛天使散去後，阿凱淫邪地問：「她胸部大嗎？」

「應該。」我迎向桌上好幾台監視器螢幕透來的光，繼續著檢視倉庫內外有無異常的工作，若無其事地。不是為了她的身體，而是為了我的第一次性愛體驗虛張聲勢。

「她有沒有稱讚你很棒呢？有時可別當真，下次……」阿凱自顧自地接話。

「我只能再拜託手愛天使兩次。」





「啥!?我還以為隨叫隨到呢。」阿凱打開手機：「這樣還要忙這麼久，算了還是我下次軍中放假我約雞頭，帶你去巷仔內見識見識！」

但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隨時遣散我那些幻痛幻肢。

阿凱準備將我推出門，我俐落地將電燈冷氣關掉，阿凱訝異看著我這段時間在倉庫練就的俐落動作。

不知何時我的身體開始秉持閃電。被截肢的右腳不斷幻痛，不只潮濕下雨時我被截肢的肉縫處幻痛著。如果這幻痛能具象為荊棘，纖維聚合成肌肉肌理，我就能有一條真實的手臂，想著想著，下體代替著什麼竟開始勃起。我還不知道這勃起意味什麼，是幻肢的真實化或者什麼？我不斷忍耐那份膨脹，但在睡夢中還是失去了防禦，夢遺了……

媽媽洗衣服完後，欲言又止，帶我去看中醫。老中醫把了把我的脈，意有所指說：「你要強精固元。」

「多針的是哪些穴位呢？」媽媽比我更早開口問了。老中醫不假思索回答，這些多針的穴位，如何牽一髮而動全身，對應我的陰陽五臟六腑、金木水火土。我想問：哪個穴位能對應找到我已遺失的右腳，現在十七歲該有的樣子？

我的幻肢如虛脹膨脹的氣球，確實被那針灸，碰地一聲一點破，成為夢幻泡影。

但那些幻肢彷彿無法清除的癌，不久後還是從我身上四處亂長。每當我卡在學校課堂桌椅上百無聊賴之際，我時常讓幻肢自行生長。幻肢從我如玫瑰花蕊般萎縮、截肢的肌肉皺結深處開出一隻臂膀，再從這臂膀窩心開出一隻腳。當然，也可以再從腳掌再開出一隻手掌……我如此貪婪地讓幻肢不斷自行生長。小小教室從我輪椅，開始四處漫漶我蔓生的身體肢節。

我遣動我的幻肢打開窗口透氣，用幻肢幫老師把黑板上講過的重點擦掉，但教務主任又從門口進來，每一次我都要朝他臉，賞他一拳！

高二時，教務主任一臉殷勤地把我與其他特教生推進會議室，對面坐著一排準備考大學的高三生。教務主任希望他們能照顧我們，這樣推甄好大學就能加分。資優生潔明選了我，一開始放學他都會拎著一疊英文單字卡推著我逛校園，邊等媽媽來接我，邊教我英文。後來接近甄試，就變成潔明媽媽來推我，要他在一旁K書。

推甄放榜，潔明沒有上他最想上的醫學院，我寫了卡片，請媽媽推我去他家按門鈴送給他。潔明媽媽走出門，代替他收了信，冷冷一句：「潔明要考醫學院，沒空陪你玩家家酒。」

應該還要再折斷什麼，才能幫到他呢？我心想。

再次把我們這些異形推進會議室的是訓導主任，所以圍觀著我們的，也從「品學兼優」的學生一夕間變成逃學、打架、抽菸的同校生。我從加分關，一下變成了懲罰項目。



大家面面相覷，把各種違規全包了的阿凱，倒是先舉手指向我：「反正最後是要我選他，不如我先選了。」

阿凱做為船老大的父親可得意了，以前聽到老師要家庭訪問就抱著頭燒，現在三不五時接到老師打電話稱讚阿凱好有愛心。

阿凱覺得整個世界安靜不少，而放學推著我在港鎮亂繞，到那無人倉庫探險，都成為可以晚回家幫忙的藉口。

有次放學他帶我改從後門回家，換換風景去探險。經過資源回收區，發現學校另一派不良少年蹲在那兒抽菸。他們故意挑釁阿凱，丟一個空鋁罐過來對我閒言閒語。鋁罐還沒滾到我輪椅輪子，阿凱拾起地上可口可樂玻璃瓶敲碎，衝向他們亂揮一陣，少年們落荒而逃。阿凱回來把半截玻璃瓶扔回資源回收區，只說：「其實因為他們丟到了我。」

阿凱也不是都那麼暴力，他也會推我去看女生，因此還博得一些女高中生的好感。有陣子他都叫我「把妹利器」，只是後來我身體愈來愈扭曲萎縮，愈不堪入目，他不斷對我嚷嚷：「快好起來啊！我的幸福靠你了！」

看來我啓蒙了少女們可能的母愛，但愛我的，最後還是我的媽媽。

或許當兵鍛鍊到了，或許中午手愛天使的事，怕我媽感覺有異，阿凱比之前更快把我推上回家

的坡道，趕緊把我推回我生活秩序的常軌，也更快把我扛上樓。

記得還在學校時，阿凱第一次「愛心服務」背我上樓，趴在他的背上我竟感受到一片熟悉草原。但這份熟悉，從哪兒來我又記不上來。隨著一次次他背我上樓，我則對著記憶一層層向下翻箱倒櫃，向以前的以前、那時的那時追索，才從父親的背上找到這片草原的起源。

那片草原豐碩了我幼年那時記憶的周遭，補白了我不斷在現下埋怨，而無力堅守過往的株芽細節。那時父親遠航回來，在家休長假，他把自己當成行動燈塔，把五、六歲的我背著上下樓。

「有一天我也要背爸爸下樓！」我終於記起我這樣說過。

「先背媽媽下樓吧！」我記得爸爸說。

但我不記得媽媽那時的表情，如今爸爸早已航過生與死的邊界，那片草原只能在阿凱健壯的背上青春蔓延。

如果阿凱家裡真的忙不過來，阿凱有時會帶我去幫忙。我總好奇看著他打赤膊，高舉木槌，揮汗敲落冰庫裡凍成山堆般的魚。冰塊消融，魚群亮出自身如匕首，惟魚眼木然如屍，因已無情，雖亮，但一如死灰。當人們只會用憐憫眼光看著我，好奇我如何能繼續存活下去時，只有阿凱為我示範著一個完整的男孩身體，如何能長大成人的。

看著阿凱冰屑紛飛中奮力擊打的身體，我有時想這如草原的背如果提早到來，是不是就能幫我掙脫那綁在我身軀的電毯，解開包裹著我畸零身體的，那著火的胎衣？



阿凱取下掛在我脖子上的鑰匙，打開鐵門，輕聲把我推入，因為幫我幹了「壞事」，正準備躡步閃人，假寐的媽媽還是醒來。

媽媽：「阿凱，謝謝，留下來吃飯吧！我煮一下馬上好。」

「等下還要回家吃飯，難得放假。」阿凱尷尬回答，便落跑了。

媽媽眉間皺紋仍疲勞糾結，傍晚像要揉散那皺紋般，我以萎縮的手划入微涼水紋，幫忙洗菜。

媽媽平日凌晨兩、三點趕去港口漁市場當理貨員，不斷清洗、裝箱魚貨。忙到七點回家載我去學校，再趕到漁市場賣各種現榨果汁。中餐在菜市場簡單打發，回家午睡。若阿凱能帶我回家，便能提早開始準備做晚餐。假日媽媽則推我到碼頭市場幫忙，說是幫忙，我其實只是在媽媽不斷向客人說謝謝聲中，忙著躲避眾人的目光。媽媽忙得如千手觀音，不只爲了家計，還爲了籌我的開刀費。

媽媽籌錢要我再開刀，但這有什麼用呢？每次開刀在冰冷手術房全身麻醉昏沉睡去，醒來一切又是觀察又是調養又是復健，最後什麼都沒有改變。當我癱在手術台上時，手術刀是如何料理著我？假日陪媽媽漁市場賣果汁，我看媽媽如何俐落以刀尖刺入檸檬，飽汁的檸檬四處噴濺汁霧……我看魚販如何以魚刀滑剖魚腹，赤手伸入滲流鮮血的魚肚內，抓起豐腴團聚的魚卵……

我要活在當下。我開始有勇氣，支吾拒絕。

但媽媽沒有把我的話，翻譯成能說服她的語言。

漁市場工作結束，媽媽會推著我去漁市場不遠的媽祖廟拜拜，祈求媽祖保佑我開刀順利，能恢復原狀。我拿香，一旁無言聽著。

媽祖廟旁偶爾會有乞丐趴地磕頭喃喃索討，每當他看到我時，原本空洞眼神，便著上了無地自容的色彩，默默低頭，等媽媽推我行過。

有次，拜拜完，媽媽發現東西忘了放在漁市場，要我在媽祖廟先等著。另一頭幾名婦人前來拜拜，遠遠海風便傳來她們的談話——

「有夠可憐……」

「真是討債囡仔……」

「看可不可去賣樂透刮刮卡……」

又來了，我皺眉。

我不想展露自己肉身的萎縮，從那些消失的肉中，論斤秤兩地獲得現實利息。完整的人以他們完整的樣子，箍套在我脖子上，把我當狗牽，不准我解開枷鎖逃走。海打開了人們的心，也打開了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母親的千手張揚，也不能遮蔽那些話語。在這個沒有潛台詞的港灣，你不聽的，就只能交給虎虎海風散去。我打開輪椅卡榫，已在風中的我，還要努力尋找上風處。

晚餐後整理完餐桌，媽媽幫我洗澡。我裸身抱膝坐在浴缸，溫熱水逐次浮升，我微弱體重快要不



能抵抗浮力。媽媽帶繭的手掌，給了我重量，泡沫中她洗著她所給我的這副殘軀。她拍打我，避免少活動的身體得到褥瘡。洗完澡後，媽媽把我綁在輪椅打開電視，她在一旁開始做婚禮花卉家庭代工。塑膠花、絲帶花開滿整間公寓，父親、媽媽是不是也曾經過這些花卉而共結連理？還是沒有得到這些花卉的祝福，而生下了我？

電視中世俗戲謔的聲音躁動地填充我們的公寓，我與媽媽在聲響夾雜的片段中，開展一天最多的對話。突然響起的訂單電話，有時會中斷一切，媽媽一接訂單便會馬上出門批貨。一個人在家的我總會關掉電視，安靜地趴在窗口看群星閃爍，與港口海面的波光激盪交互低語。

這是我所能極目而見的上蒼，神在哪裡觀看我的來日？

3

後來，我猜神就佇足在那港邊晴MTV守望。

阿凱父親要阿凱問問我，他同樣是船老大的朋友頂了一個荒廢多時的MTV做倉庫，用來囤積遠洋漁船多年來少用的器具，現在需要找人看倉庫，看我要不要過去幫忙。

「我行嗎？」我問阿凱。

「我爸說OK啦！基本上倉庫東西也不大值錢，裡頭也裝了監視器，跟大廈管理員一樣坐在那邊看電視，監視器錄影帶滿了就退帶換另一個新錄影帶。早九晚五，若真有事就按桌子下的警民連線。我

看你成天在家，就只是在看電視。」阿凱慫恿著。

我興沖沖地感覺自己好像抓到了一根浮木，這樣我至少有個工作，恨不得現在就休學。我回家馬上跟媽媽說這件事，沒想到媽媽顧左右言他，不給我正面答覆。後來才跟我說，其實那個船老大就是爸爸以前的老闆，早就跟她提過幾次這件事。

不知為何我的弦就斷了，生氣媽媽為何不早告訴我：「除了被送去開刀，我什麼事都不能做是不是？」媽媽默默聽著。

「我不是妳的寵物，不是妳關在籠子裡展覽的孔雀、猴子！妳生下這樣的我，可是妳不是我，真的很痛苦，妳知道嗎？」

「我不是你，母子連心，我希望我能知道，甚至分擔你的痛苦。可是我怕，你不小心就……」

「那妳是能多小心！」我繼續吼著，要蓋過媽媽聲音：「小心到電毯都著火了，肌肉萎縮就算了，還害我的腳也沒了！」

我用我的殘缺，當成攻擊的工具，這個工具唯一能傷害的人，也只有媽媽了。

我還記得那天阿凱打著哈欠一進我家門，就扭開電視電影台，用轟來炸去的超級英雄電影聲響提神，才剛高中畢業，他等當兵的空檔泡網咖泡得糜爛又徹底。媽媽早去漁市場工作，我拜託阿凱凌晨四點就過來幫忙搬要帶去倉庫的東西。直到他把我安在冰冷的鋁合金輪椅上，我腦海還滿是電影中



鋼鐵人肉與鐵的合體聲響。

我的輪椅上掛滿著東西，除了筆電，幾乎能多帶的生活用品、工具我都帶上了。阿凱推著我走港邊公路，這些我將來「工作」的用品道具不時敲擊輪椅，彷彿我就是另一個正在以肉身承載拼裝組合零件的鋼鐵人。

我唬阿凱一大清早來搬比較涼，其實是我不想被港民看到指指點點，我想幽靈般無聲無息地遷移。阿凱只說：「反正以後我放假要鬼混，你要給我開門。」

這麼早，海風將港鎮颯得清涼，港灣作業的船隻在鬱藍海洋上點燈前航。灣岸公路彎弧如脊椎，燦亮路燈彷彿骨節。沿著海灣的街燈向夜海對焦，如一把把穿越過陣地的槍。烏魚海鮮季旗子掛在每條路燈上，迎風蛇信般喧騰。

終於抵達仍架著「港邊晴MTV」紅字招牌的倉庫，街燈投放下倉庫輪廓生長出束狀陰影，活物般斜倚路旁。整座倉庫彷彿長腳蜘蛛，孤獨猙獰地要嚼食月亮。我忐忑又雀躍地拿著鑰匙轉開門。迎向我們的是局促小玄關，後面是一道嵌著黑色單向玻璃看不到裡面的門。玻璃都刮花斑駁了，漫布著禁忌、曖昧的咒文。

推開內門，黑白馬賽克地板上一個櫃台，櫃台內嵌入好幾台舊型小電視與一台桌機電腦，剛好用來接上倉庫內外的監視器。內廳滿牆都是放錄影帶用的陳列架，一旁則是兩排各三間，依照一〇一至一〇六編號的小房間。幾個小房間已擱了不少船老闆的機具與耗材。

港口船舶傳來長短互現的汽笛聲有時襲來，震撼這鐵皮加蓋滿是鏽蝕的倉庫，倉庫四處積墊的塵埃因聲響抖落，在投射冷冰冰的白光燈管下，一片灰濛中帶著魚鱗般的燦銀。

我檢視櫃台中倉庫內外監視器，內頭監視器一台正可以看到門外玄關，原本就是設計用來防範警察臨檢之類的。其他幾台竟是隱蔽式藏在天花板裡的，有可以看到櫃台旁錄影帶陳列架的，也有可以看到走廊房間的。當初這設計可能就是用來監控客人，怕有人偷錄影帶或在房間裡幹壞事用的。

外頭大門監視器還可看到公路那頭港市，媽媽還在忙吧！她最後還是捱不過我，但要我畢業後才能接這工作，原本早上八點載我去學校，以後便改送港邊晴MTV，就是多準備一個簡單的便當，下午五點再過來接我。但她要我隨時帶著手機，有事就打給她。另一個窗口監視器可以看得更遠了，至少可以看到沙灘堤道，還有海洋在其後顯現。

只是窗口監視器螢幕緩緩升起一片煙，我緊張看向窗口，才發現阿凱拉了張椅子靠在窗台邊抽菸休息，拿菸的手晾在窗外。當然，我也曾好奇背著媽媽，跟阿凱借菸偷抽，煙氣進入我骨架扭曲的身體，蛇般在我可能也扭曲的肺腑，強制被揉製成畸形。幾次就夠了，我萎縮的身體也不會因為煙氣而膨脹回原狀，阿凱也盡量離我遠一點抽菸。

我跟阿凱開始整理倉庫，將機具耗材蓋上防水布，將各種沙發椅移到櫃台後拼成床。忙了一陣，我全身痠痛與幻痛，呻吟地爬上沙發床。

阿凱聽到了，忍不住虧：「你是在拍A片喔？我帶你去開女人啦！」



「你跟我又沒錢。」

「早就跟你提議說，我推你去賣彩券籌錢，你又不要。」因為是阿凱，我可以笑鬧地承擔這玩笑。

「欸，說不定姊姊看你是處男，還包紅包給你呢！」阿凱自顧自地鬼扯。

後來港邊晴MTV倉庫確實時常傳出淫蕩的呻吟聲，因為阿凱居然在那充滿髒話塗鴉的一〇六號房間地板發現有個夾層，裡面藏著一箱古老的錄影帶，箱子上不知誰用奇異筆寫上「謝謝你」。阿凱沒事一個個試看，發現其中不少是成人色情影帶。當兵前，阿凱幾乎泡在這裡，興致盎然地欣賞這些古早A片。

阿凱新兵入營前，再怎麼樣我也要媽媽帶我去火車站送他。阿凱笑：「又不是去送死。」他丟了一雙掌心塗抹橘色厚漆的手套。「接下來你可要好好練腕力，自己才能到處趴趴走。放假我再去港邊晴，找你鬼混。」

這偏僻到Google Maps也抓不到地點的港邊晴MTV倉庫，成為我的安身之所。我就躲在櫃台後重新煉造自己，釋放真實的自己。

在這裡，掌控監視器的我，就是全知的神。我有了正常人舉頭三尺高的俯視視角，不只能監看這間倉庫，還能監看走過倉庫外的正常人，以及欣賞稍遠堤岸上戀人如何牽手行過蔚藍。

我雖然之前拒絕了阿凱一起看A片的邀約，但現在摸熟了倉庫，我開始偷看A片。但我害怕有人突然闖入，所以看A片時只敢隔著衣服摩挲我的下體。害怕媽媽洗衣服又發現什麼，我每次先在內褲塞好幾張衛生紙。我釋放完我自己後，還不斷拿衛生紙擦拭下體，乾淨嗎？夠不夠乾淨？還要更乾淨吧！

我又抱蹲在浴缸裡，羞恥地讓媽媽清洗著我，突然間停電了！看不見的母親手忙腳亂，胡亂拿起明晃晃魚刀往我下面……

惡夢了……我午夜驚醒。

惡夢醒來，我一身冷汗在幽暗的房間中，努力要抓回我癱散的肢體，卻不斷抓空。我又更萎縮了嗎？我焦黑倖存的腿膝。

我奮力起身，扭開床頭燈，終於找回我的腿膝。我也曾失眠地看著日漸枯槁彎曲的四肢，想像它們的日後，沒想到最後其中一個被焚燒砍伐掉。

我膨脹堅硬的下體成爲我肉身最真實的延伸，比起幻肢，我滿足在這真實無比肉身的膨脹。因性欲而膨脹的我，就是要堅挺地去占有什麼，爲什麼我不能！？我不甘心，上網尋花問柳，打算鼓起勇氣要阿凱下次放假帶我去，沒想到竟陰錯陽差地找到手愛天使的性義工網站。經過好幾次信件往返，才在阿凱幫忙下，完成第一次手愛。

第一次結束後，我不斷在腦海中播放那天中午戴口罩女子擁抱我，握緊我陰莖的那時那刻。意淫



後的釋放所扯落的寂寞，成為了我心的幻痛。我重新召喚幻肢，讓他們穿過時間到當時現場，代替我的目光伸入了那時她的襟口。甚至抱起我，帶我抵達更遠且我所不知屬於她的遠方。

透過腫脹陰莖與幻肢，我感覺身體在危顫中得到了平衡，但我只是風林中坐立於樹樑末梢的長尾猴。

後來有一天調閱整理錄影帶，我竟發現外頭監視器拍下手愛天使義工帶著她走入倉庫的身影。我趕緊調閱玄關監視器錄影帶，果然看到那個更清晰的她，偏偏內廳監視器是對著錄影帶櫃，而不是櫃台，不然就能拍到我們在沙發床的影像了……

我將這段影像擷取下來反覆播放，錄影帶中她的影像，幾乎取代了我真實經驗著的她。在我情欲暴漲時刻，我費力地打開影帶。情欲潮退之際，我總想著對我而言她所以獨特，是不是只是因為她是這片段複製下來影像的原作。

我成為了巨人，收藏著在螢幕中她被縮小著播放的影像。我終於可以扮演占有者，瞧瞧，我有她的軀體，我有她的手跟腳……但……她戴著口罩。不行，不行，我還要她整個臉龐。

4

我推著輪椅在不同編號房間找著，終於找到一個竹竿。我奮力伸高竹竿，把天花板撐起，把隱藏

式監視器調整對準櫃台後的沙發床。我不只要拍到在床上的她，我還要想辦法扯下她的口罩。我遏阻不了我自己。

我的欲望變成一個怪獸，不只把我啃得不成人形，而是根本把我吃掉了。

這次我不打算找阿凱，假如偷拍被發現了，會連累他。所以一切都得獨立作業，我催眠自己，就算一次高難度的復健訓練吧！

開門帶手愛天使進出倉庫，我自己上床起身，這我已經很熟練了。難的是，如何快速完成，我希望錄下最多的是我跟女子共處的影像。不過最難的，還是如何讓女子身體跟臉能迎向監視器，以及要如何能「培養氣氛」不經意地拉下她的口罩……

我騙媽媽說最近要趕著檢查監視器錄影檔，要她晚上六點多再來接我，她自己也可以多休息一會。我戴著阿凱給我的手套，依照自己擬的「劇本」，獨自在港邊晴MTV倉庫不斷練習推輪椅，上下輪椅跟床，手套掌心的橘紅厚漆都快剝落了。我甚至想像未來能在這裡裝上大型抓娃娃機的遙控機械手臂，這樣我就可以把自己抓起來，在倉庫四處移動。

某次傍晚我正在練習時，倉庫外頭突然有人試探地搬動窗口。我身體欲望如此運動賁張，居然有人敢來打斷。熟悉倉庫的我，四肢著地弓伏在地上，快速爬行過去，帶著我平時猛烈嘔出肺部積痰的恐怖聲響。隔窗如皮影，我被投影放大為怒嚎的巨型鱷魚，惡人往往無膽，嚇得那人連滾帶爬地跑了。

那晚媽媽開車載我回家，我從車窗看著港邊晴倉庫，鐵窗在長年海風酸蝕下鏽跡斑斑，暗夜中窗



屋內火災警示燈掃動明亮著窗櫺骨架。當我的心臟因女子而猛烈跳動，是否也能點亮我胸骨，儘管它如此彎曲。或者，我的心早幽暗汙穢，缺乏火苗？

練習到有了基本信心，我咬筆桿敲著鍵盤，寫信再約手愛天使義工。所幸之前寫的電子信件，還留在網路信箱裡，還可以複製貼上，簡單改一下就好。

我焦急等待回信：我會不會因為時間間隔太短被丟到後面？會不會申請人變多，我直接被打槍？我的電郵會不會被網路詐騙集團攔截而被勒索？

等了兩天，終於等到了回信，再幾次信件往返，我們敲定了日期。當然，信件收尾處，也寫明「你這次是第二次申請，一生只能申請三次」。

我點開手愛天使網頁，發現他們這半年來陸續有義工加入服務團隊。這次來的，不知道會不會是原本的她？我不敢主動提問，怕被發現別有居心。

我不斷加緊練習流程，害怕這個手愛義工網站莫名其妙被網路正義魔人、宗教狂熱分子關注，然後被政府用奇怪法令抄掉。當你失去肢體，必須要跟人不斷說謝謝時，你就得半買半送，把自己的陰莖也閹割奉送給世界，一輩子假裝自己沒有。我們只能吃藥，不能吃禁果。

日日夜夜我心裡複習流程，何時該把茶泡好放著，何時該站在哪裡等待，何時該把他們帶到倉庫哪裡，導演似地。只是這次除了「謝謝……」要用什麼話當開頭？這是我寫不出的劇本台詞。

那天一上午我就等在港邊晴MTV倉庫內的大門，手握著手機，等待大門門鈴、手機鈴聲響起。手愛天使義工保護著女子進來，賓果！還是她，雖然還是戴著口罩，我難掩興奮。我引領他們進入玄關，有了上次經驗，手愛天使準備幫我打開玄關門，我跟他們說「謝謝」，自己早先一步打開這門。我引導女子到櫃台後的沙發床，其他手愛天使依舊守在玄關。她準備點起精油燈，我趕緊打開上次沒有的輕音樂。女子聽到後驚喜轉身看我時，我早已躺在沙發床上等待她。

她準備擁抱我，我刻意將身體往天花板隱藏攝影機方向偏，她果然被我帶過來。

「拜託，盡量錄吧……」我內心默念。

她為我解開上衣，我緩緩順著輕音樂，緩緩向她脖子依偎，在她胸口起伏中貪婪嗅取她的女人香。她再次握住了我的堅硬。

海風一陣一陣撼動這鐵皮屋倉庫。

突然間門鈴急躁猛響，一下子一個巨大撞門聲後，房間外傳來男子粗獷大喊：「幹！你們在做什麼！」

女子一聽，緊張起身，先整了自己的衣衫。

手愛天使義工：「我們……」

「讓開！」玄關門喇叭鎖被踹斷，木門才彈向牆壁，便衝進一中年壯漢，一身工地裝牛仔褲，滿是油漬油漆斑點。他左右探看，一下就在櫃台後面發現了我們。



「妳是在做什麼齷齪事！」中年壯漢咆哮。

接著看到這樣的我，他要向我招呼的拳頭也猶豫了。也就這一下，手愛天使義工還有……媽媽……竟跑了進來。

女子起身箭步抓住中年壯漢手腕，媽媽、手愛天使跟女子合力把中年壯漢拉出去。

媽媽才要回身卻來不及了，爭吵引來好奇的港民們，他們闖進了港邊晴MTV倉庫內廳，以瑣碎鼠語，咬囁著沙發床上下半身裸身掙扎的我。

被棄置在這裡的我，如凝固的閃電，一枚休止符般。

5

「要不是有我……」媽媽喃喃，欲言又止。

她以自己的方式修復好我，一身蔽體之衣、輪椅綁帶，我被穿戴整齊這些，對準著客廳打開的電視，手上握著媽媽放在我手心裡的電視遙控器，重新被圈養在客廳。一切像恢復原狀般，媽媽蹲在客廳繼續拼湊零件，做著塑膠花。

「妳是怎麼知道的!？」但我要刺破這原狀。

媽媽抬頭看向茶几上的筆電：「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會、不知道。」

「妳偷偷打開我的電腦，看我信箱！夠了！」我把手上電視遙控器用力砸向地板，但只有電池蓋

飛散，電池彈跳，各自滾入家中陰暗夾縫最深處。

我自己轉著輪椅輪，撞向大門鐵門，鐵器交鳴，噙然迴盪整個樓梯道。

奮力甩開門後，我掙脫輪椅綁帶迎向那噙然聲響。

我瘋狂放縱我的情緒，假裝媽媽沒有情緒，假裝她沒有必須自拔的深淵。

我半滾半爬要下樓，媽媽半拉半扯，但我要掙脫，我要掙脫那條著火電毯、那條著火胎衣，我要掙脫那一把把指向我的魚刀、剃刀、手術刀——

就這樣我與媽媽纏成肉團般，一階階跌撞到公寓一樓，趴在地板上的我看到樓梯夾樓梯道下，放著一台罩著塑膠套的全新電動輪椅，輪椅牢牢鎖上的鐵鍊，明晃晃地扣著樓梯生鏽的鐵柱。

後來我駕著電動輪椅出門，我還是會帶著阿凱給我的手套，但大多只是放在提袋裡，陪伴我而已。我把手機套入手套內襯掌心，變成手機專屬保護套。

母親只陪我在港邊晴MTV倉庫間幾次來回，就讓我自己自由來去。她只怕電動輪椅車會沒電，但其實我倆都知道我體重愈來愈輕，機器耗能負擔應該只會愈來愈低。

我懷疑綁帶好像不斷在縮短。我無時不刻在改變自己的形狀，四肢自顧自速度不一地縮小，左右手粗細不一樣，卻都比腳長，會不會有一天萎縮的是我的大腦？我真是一場偶然的意外事件，來日難以預料。希望媽媽最後能抱著像縐紙團般的我，把我放在電動輪椅上四處載送，還比癱軟在床上好。



而那份我對女子的記憶或許也將被揉皺成紙團，愈揉愈小，小到使我無法細讀回想。愛上一個女人如此成爲了我最無力，卻又最真實的幻痛。

獨自前往港邊晴MTV，我坐在櫃台，我想我已經有足夠勇氣了，我夾帶著我全部的黑暗，調閱那日的倉庫錄影帶。

監視器帶領我攀登到上帝視角，螢幕亮光打在我身上，讓黯淡的我徹頭徹尾成爲陰影。

「既然媽媽在家中電腦看到我電郵信箱內跟手愛天使往來的信件，其實她要阻止我的話，早就可以阻止我了，不是嗎？」我邊看邊猜想著：「等等，那媽媽是我第一次跟手愛天使通信時，就知道了嗎？」

影像無聲進行著——

玄關監視器：他們入門，我開門。

內廳監視器：微小的我與她躺在沙發床上動作著。

玄關監視器：手愛天使等著，其中一個聽到什麼，起身打開大門。中年男子進來，手愛天使們攔不住，玄關門被撞開。玄關門被撞開時，母親也從大門趕來。

內廳監視器：中年男子撞開門，衝向我與女子。女子、手愛天使與母親將中年男子拉出去。港民們三三兩兩陸續進來。

玄關監視器：中年男子要被拉出大門外，媽媽轉身入內，手愛天使不知該怎麼辦，只剩女子還拉著中年男子。

影像依舊無聲進行著——但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那時在玄關中女子的大喊，不斷地為影像補白——「爸！我只是幫他打手槍而已……」

而已。而已。我最後也只是個要消失在自己肌肉皺褶的人而已。

我看著影片中被棄置在沙發床上，我那赤裸如枯乾玫瑰的身體，如何自成一隙，流洩自己的意義。或許神仍在港邊晴MTV為我守望，在我殘軀開回精神的玫瑰，即使我曾如此不堪地僭越了祂俯視世界的高度。

某夜我在家上網，陪媽媽做塑膠花代工，打開信箱竟然收到手愛天使來信，說女子想跟我見面，畢竟上次父親來港邊晴MTV大鬧了一場。

我期待著，但我依舊沒跟媽媽說。我刪掉這封信，依舊默默準備。

約好日子的前一天，我比平常花更多時間給輪椅充電，看著電動輪椅延伸出如臍帶的電線，渴切地吸納牆壁內蘊的全部電力。

烈陽中的下午，我整理好自己，提前等在港鎮火車招呼站外。火車終於順海灣入站，這次她依舊帶著口罩，零星出站的人好奇看著我們這樣的相聚組合。我低頭，沐浴他們的目光。



女子：「就叫我小仙，這算我們的第三次見面吧！」

不管如何，我第一次得到了她的匿名。

我帶小仙沿著海灣公路走向港邊晴MTV，但我不是要帶她去倉庫，而是我透過監視器所盼望著的戀人堤岸。

堤道盡是風沙，風沙鹹苦酸雜。

小仙邊走邊說：「我想親自跟你說對不起，之前我爸衝來……我實在不知道他為何能知道……」
「不，我才要跟妳說抱歉……」我拿出袋子中的監視器錄影帶，一五一十跟她講我原本的偷拍計畫。

小仙：「我其實是人體畫家，我爸非常反對我一個女孩子家畫人的裸體。但他愈說，我偏偏就要畫。你這樣偷拍確實不對，但其實我也利用了妳。因為你的身體，提供了我最直接的毀損、殘缺身體的素材……」

她撿起一旁枯枝：「我之前來這，都想畫下這片海，想不到現在能如此靠近。」

她蹲在沙地前畫起這片海，我駕著電動輪椅幫她擋風，海風仍然把屬於它的風景颳得蒼茫。小仙在我電動輪椅底下，海風最不能竄入的沙地上，畫了一個我。

小仙：「像嗎？」她另外撿起一個枯枝給我。

我抓牢枯枝，試著在那個自己身上補上什麼。

傍晚餘暉橘澀。

小仙拿著枯枝，有節奏地敲打堤道鐵欄杆。

我：「妳敲得真好。」

小仙：「我學過爵士鼓，一起來吧！」

我們奮力敲打，試著掩蓋歸航的船笛，稍遠的海釣客看向這裡。小仙把自己手上的枯枝敲得粉碎，我們氣喘噓噓，頭上聚滿蚊子，盤旋如微型颱風。

小仙用手揮去我頭上聚滿蚊蚋。

我：「妳看，我真是世界最無路用的人，連頭頂上的蚊子也趕不跑。」

從港邊晴MTV倉庫監視器一次次看過自己的我，知道她從上看到我的樣子。

小仙努了努下巴，指向我手上的枯枝：「你也要幫我啊！」

我努力往上構，替她趕走她頭頂上的蚊子。我胡亂攪動著，彷彿也要一併驅散人們對我居高臨下的目光、言語。

我問：「我這麼不自由，也能獲得幸福嗎？」

帶著口罩的小仙，眼神也濛上一片困惑：「我不知道，我也是個不自由的人。你缺了什麼，我也有丟不掉的包袱。」她輕輕踏上電動輪椅後輪外的支架踏板：「走吧！看我們能一起當多久自由的人。」



電動輪椅居然載得動我們，不知道是我太輕，還是她太輕？我駕著電動輪椅車搖搖晃晃緩緩前進，落日這時彷彿好像可以追逐的事物。我回頭跟她說話時，看見後頭之前小仙在沙地上勾勒的我，早被海風颳得模糊。

只顧著回頭的我，沒想到港口堤岸鄰接一片沙灘的那頭，中間竟有個短階。

在短階上電動輪椅喀喀一聲，瞬間失去平衡，整台車翻了過去。

我翻倒在那柔軟沙灘上，我想起時光彼岸父親那片溫柔的草原……

但我不能就這樣睡去。

爬也好，滾也好，就算一根馬鞍藤我也要抓到。

因為我要去扶起那為我跌倒過的女孩。



追求完整

◎李有成

失能研究可能會對〈拳縫糾結的玫瑰〉這篇小說感到興趣。小說敘述被稱為「異形」的萎縮症患者如何透過情欲的滿足實現其較完整的生命。小說中的奇思異想即是由所謂手愛天使義工為主角提供一生只有三次的性服務。在整個敘事過程中，小說也多方敘寫主角如何在親情與友情的幫助下克服其失能困境。他的好友阿凱就為他「示範著一個完整的男孩身體，如何能長大成人」。小說主要場景的港邊晴MTV倉庫於是成為主角「重新煉造自己，釋放真實的自己」的天地。在這個天地裡，他一方面工作，另一方面藉由手愛天使義工馴服欲望這隻怪獸。小說情節最後急轉直下，原來這位手愛天使義工是位人體畫家，她之所以提供性服務其實是因為失能者能夠給予她「最直接的毀損、殘缺身體的素材」。簡單地說，小說中的失能者與人體畫家各有殘缺，這篇小說敘說的正是一個追求完整的故事。整體而言，這是一篇題材頗有新意，敘事布局得宜的小說。

